夜行集

王统照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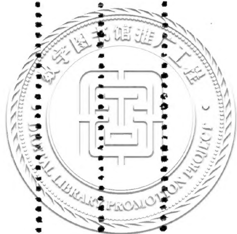






目次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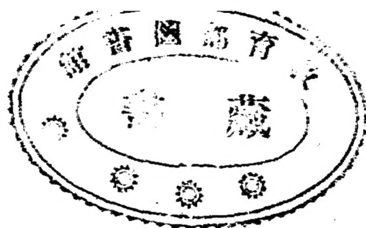
第二輯



第三輯



散文詩四首



沙河子(一)



(南)

沙河子，在眼前推出了一個輪廓，
冰凍與荒苦包圍住飢寒的村落。
石街上雪沒了足蹤，火酒與大葱，
小店舖前面抖聚着窮苦的伴影。
東方，西方的東方，一樣有流亡者，
為生活把故鄉的影子化成輕夢！



似被人間忘却，丟掉在黑暗一角！
希望，愛，怨，與爭存依然相爭劇烈。
雪流在大谷中催動着荒野風聲，
掘起凍土，砍伐着樺枝，一個，一個
的勞工搏戰在風雪裏，血流激熱。
沒有空想，沒有躊躇，憑猛的扎掙！

那裏沒有春天的太陽，只有冬夜；
一聲號寒的鷄，一輪青黃的冷月。



一杯烈酒，一堆柴火，他們的享受。
他們甚麼沒有，空保住力的團結。
向未來尋望着命運的空壳，——
只有命運空壳的陰影，已經足夠！

誰會做一個荒地上的天堂夢境：
眩光中有數不清的燦爛的羣星，
輕飄，媚麗，是淫樂與驕傲的映現，
他們吞吸着雲彩互相慶幸和平。

是一匹血染的薄綃隔絕了地層，
是誰在暗間的怪夢裏曾經偷見！

『先生，現在又飄洋歸來路可不通！
從大連一百里誰能信斷了行程。
你說：看見拿黑圓筒的大爺不怕！
不明白是義勇軍或許是「滿洲」兵？
虛化了盤費小孩子也耽着虛驚。
兩天的早凍，黃沙，脚踶起了瘡瘩。

『不是曾經對你說過希奇的事情，
一羣一簇的東洋人都齊聲慶賀，
說：「這一次咱可白得了那個大城！」
你就信，先生，他們眞一樣的起勁？
窮人們還不像我那孩子的過活！

『一樣是不做點苦工便一樣捱餓！
唉！那樣天，窮小子白瞧着街頭鬧。

別說強搶了好地方是神佛保佑，
可不是，男與女一批一批的來過，
在荒山雪堆裏直聽着冷地哆嗦！
說不定來一羣鬍子便沒了守救！」

二二，二月。

（一）山東的鄉民有許多在沙河子作苦力的。今年有一個徐姓老人由海道往那邊去看他的兒子，離大連一二日在旱道中被阻。他回來同我談過那邊的情形。

她的生命

第一段

熱流激漲在每個人的心中，
熱火燃燒在鐵巨輪的身旁。
五月，白晝炫耀着熱的光輝，
圍牆裏有滅絕一切的巨響。

旋轉，旋轉，皮帶永遠繫住了生活，

力，機械，飛動，象徵了人生的榜樣。
現代，是由爭鬥磨碾成鐵的文化，
在這裏，却消逝了唯心者的彷徨！

一顆顆從土壤中開放出的花朵，
一手，一手，擷取，運輸到都會市場。
大監獄中鐵的磨折與勞力的推動，
在這裏，一小時變成了細紗衣裳。

多少隻手指幫助一點點的餘力，
餘力，消盡了血，汗，淚，貧苦與惆悵！
生命的巨手向虛空拏一個火把，
在這裏，燒結了現代的人生細賬。

飛，追，碾碎，變化，創成，
恰好凝合成她的生命！
接，握，連續，奔走，推動，
機械的朋友是她的見證！

熱汗在面頸上滴落，流動，
眼前跳舞眩耀着一片白星。
沒有尋思，感念，悵惘與怔忡！
在這裏，人心都納入一個典型。

美麗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
黃金的尖穗，碧玉的圓豆，浮萍：
水塘中幾隻白鵝快船衝破萍踪。
馬櫻樹下有一羣雲雀啁啾爭鳴。

乾燥的土氣息到處散佈東風，
她從田原中將沉睡的一切催醒。
樹根下，糞堆旁，工作忙碌了蟲蟻，
拖了犂耙的黃牛尾拂着蒼蠅。

是農人與土壤接吻的時令，
時間，空間，都造成他們的復生。
遍山野果行中深垂着桃，杏，
人人歡悅，迎接這豐收的年成！

美麗鄉村變成了沒落的舊影，
力的榨取，彈丸飛掠，金錢的吞併，
一場冰雹，幾個月荒旱，拔木的風，
馬蹄與鐵手的毀壞，希望化作虛空。

這年頭教咱們怎能拚命？
能搶，能追，能向地底下挖出金坑？
都行！却白費了莊稼人的扎掙！
分散，分散，到處作覓食的『哀鴻』。

第二段

春與秋，年年在大海邊人潮洶湧，
拋棄了家園，流浪去向關外逃生。
血與汗滋生，培養開異地的花朵，
這花朵是流亡者的勇苦的結晶。

一樣花朵却不能開放出同一的運命，
汽船上載不了苦難巡禮者的行踪。

他們只為缺乏了幾隻銀餅，
近海都會便捕捉住他們的身形。

男子有天生的身軀朗硬；
女人也具有軟肉的體型。
雖然終天去受鞭笞，日灼；
雖然向來沒幹過這恥辱的過活！
高樓中狂唱出爵士調的蕩聲，

窗台上喇叭播送，金銀市的行情。
生活，在此中有的是驕矜與快樂，
聲音與光彩不會降到黑暗的一角！
都市的遊魂誰不犯惡太陽的輝映？
夜，牠纔有狂藥似的迷勁！
讓白晝罩覆着苦人的怯懦，
汗滴，喘哮，力的喊叫——都市的醜惡。

人間的夜；夜却不止是
漂亮男女應分的獨佔。
牠推動出罪惡與威權。
重樓下層，狹巷與路邊，
幾隻角子，肉體的淫顫；
肉體中壓住一口寃氣。

一盞油燈，苦笑的光燄。
一隻木床，嘶聲的迫戀。

一個身形，蜷伏在灶邊。
一隻銀洋，詳審的反看。
為了孩子有肉的售賤！
母親，在這裏，一個人間！

母親嘔着強慾的苦汁，
威暴，調弄，叱辱在燈前。
窒息的壓力下，還懸念
孩子一天沒吃過早飯！

半夜後有誰還在流連？
聽，地下是丈夫的鼻息。

一聲尖叫，舞台的管絃。
一陣脆響，亮銀的鞋尖。
一片紅彩，氖光的放閃。
一夜淫辱，破碎的紙片！
黎明，這一切墮入空幻，
丈夫，蔴絆又套上雙肩。

惡劣，卑困，在生之巨輪下，碾碎了鄉村逃亡者的心血，把捉着十歲女孩向寃苦深淵投墜！

誰敢埋怨蒼天故意地拖脚，咬緊牙根，他們全擔承着活罪。

搖頭起誓，說：『這是前生的寃孽！』

一塊肉，人的市場裏價値還不貴；是尋常的例子，他們偏不割捨。

一年，一年，光陰熬乾了眼淚。

男人瘦折了筋骨，女的添皺摺。
縱使討飯也打不起精神隨追，
鬆怠的肉體賣不出一夜生活。
長睜不眠的眼睛望寒星入睡，
鬧市飛菌偏向窮民身上傳播。
過度苦壓倒了他們，對誰懺悔！
窮，疫癘，死亡，這是一劑的良藥；
能治愈掙扎浮生應受的罪惡！
再一輩，命運注定的金錢束縛，

做童工，得送女孩在鐵機下求活，
綿絨監獄裏，包定住青春的歲月。

第三段

機械，在現代機械前原沒有人的存在！
毀滅，而且重造了時間，山嶺與大海。
牠把迅疾，速力，轉動的權威壓到人間，
打碎了安靜，沉默，與『超人』的空想神怪。

閑適與感喟的詩歌，純敬的宗教崇拜，
白白讓與古代人，他們的包容與忍耐。
那長久，遲緩，信賴自然，悠悠的思程，
像折翅的春燕被擲墮於狂飆之外。

宇宙中怎找到眞美的證明，嚴肅淘汰？
有震動萬有的聲音，傳導着速力出賣。
有美，有韻律，有生活的辯理，飛鐵輪
佔住了『幽玄』的空間，創造嶄新的世界！

空費了虛無主義耽於幻想中的曖昧；
空費了綺麗靈魂在種種色彩中徘徊；
環迴，觸動，却必須追隨着嚴肅的生活。
至妙的競技，定不會被乳色的霧層覆蓋。

鬪爭與勞動，是永久抓得住古今成敗，
時代的喊呼漸漸警覺了人道的愚昧。
呼聲中常是顧不到微小的辛苦，沉淪，
牠引動起又一天的曙光照破雲靄！

也許機械永不會使女人們衰弱，疲憊，
她能在眩暈中留件活東西，心頭永愛：
鐵的意志，靈的胎，孕育着機械的嬰孩，
在未來，未來，更能把握住重生的時代！

第四段

頭一聲尖嘯驚破清晨，
集合起婦女一齊踏步。
勇敢隊伍都塞入鐵門。

一包乾糧，包一個青春！
一聲汽笛，沒一個回顧。
鐵輪下認不出笑與顰，
相對着，一例貧苦平均。
皮帶迅捲出人生之路，
迸散出泛勞力的相親。
在這裏不要同情淚滴，
Lyric 的恍惚，懊惱的欠伸，
香檳泡沫，狐步的媚舞，

水紋鬈髮，金扇的白羽。
她們一樣出賣着靑春！
在這裏，有眞生活的世紀，
鐵的巨響，女性的狂怒。
雙手抓得住力的苦辛，
咱們要整齊女人步位！

她想：『丟掉了爹爹的繩絆，
割斷母親恥辱的繼承！

向鐵輪中捻得住一個火星，
微光中能覔到更生的途徑。』

她想：『幼小時模糊的故鄉，——
那楊柳，白鵝，引不起如今的惆悵。
微光中四周輪廓漸漸分明，
只記着一片火光，一處吃人的市場！』

她想：『這機輪飛碾着自己的生命，

清晨到暗夜一步不會放鬆。
這是新式工奴的本營，
可不能不在這刀山上扎掙！」

她想：『由各處聚合了多少同伴，
都來低首聽這機件的飛紘。
她們誰都不惜她們的青春，
來等着這人生劇的一個頂點！』

她想：『咱們的眼光全是收容恥辱，
街頭的胡調，與紳士們的嘆息，
監獄中錢奴的戲弄威逼，
機械的朋友，你能證明這些苦趣！』

她想：『雪里佛車中軟絨包裹的身段；
金字門前球場中的往還，
傳播文化的印紙上，高材粉面；
咱們一夥兒？——女性中心的分散？』

第五段

新的光輝包覆着更生的希望，
擔負起困辱，雙手承接着曙光。
烟囱中噴發出潛力的雲靄，
地下泉激流着聯合前進的歌唱。

女人的明日是一串鐵的連繫，
薔薇色的淡漠夢境，踏在脚底。

咱們一同，一同赤着脚向前進趨，
悵惘，淒迷，都讓給詩人們的歎息。

瀝青路中紛擁着人潮的奔騰，
歸去，她們各個帶回疲勞的身影。
疲勞了身體，卻增強了意識的力；
意識，擴展開未來生活的憧憬。

第六段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開出毒汁的花朵，
　爬行着狡惡的蜘蛛。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織着迷蕩的色絲，
　包藏着嬌媚的骷髏。
夜的都市，一張暗幕，在上面

滲透出苦痛的血痕，
爆發着火星的跳舞！

她也在繁華夜的暗幕之中：
呻吟，爹，娘的創痛！
憤恨，同伴們的扎掙！
未來，懷孕着血嬰。
迅轉巨輪不息的飛行。

她也在繁華夜的都市之中：

飛，追，碾碎，變化，創成，

恰好凝合成她的生命。

接，握，連續，奔走，推動，

機械的朋友是她的見證！

爆竹

誰不是在掙扎中裹住一顆沉重的心？
誰不是喜歡晴空中光與聲的耀動？
　重壓下茫昧的希求，
　盼到一天在指尖上有火花飛迸。
誰也是具有熱烈歡欣的少年的心情，
誰也是在沉靜的生活中希得放縱！

一年能有幾天，一生能得幾次？
把人生的法繩略略解鬆。

說到憐憫麼？荒村中的餓骨強撑，
兵馬在大道上縱橫，
天火燃着了不安定的人心，
霹靂震動着蟄蟲的覺醒。

也許是孩子與年輕人的狂興

爆聲中挑起激越的心情。

聽，這是古靈的回聲，還是新生的喊叫？

暗夜間火花明映着羣星。

花球與鞭影

一個美麗的花球，
輕輕的膨漲，飄飄地浮動，
鬆鬆，軟軟，微感着渾圓的歡欣，
向你心頭投放。
明知是鼓着腮膀吹起的玩意，
在這上面却引動生之味的惆悵。

一條虛空的鞭影，
重重的派頭，搖搖的姿態，
在人頭上顯示着驕傲的堂皇。
聯想着揮擊，戰慄，與被逼迫者的希望，
向追逐裏要求解放。
晴空中膠汁吹成的權威，
在這上面憧憬着奮爭的凝想。

期待

期待，一朵在想像中欲放的花蕚，
成熟時，會變成潰爛的一個苦果。
期待，一隻藏於暗霧下嬌麗的翅膀，
暗霧散了，纔知垂斂着中過箭傷。

引起貪饞人的食慾，擎空的惆悵；
酸澀咽在喉頭，血滴沾污了華裳；

奔馳黃昏的暗道，不是急性子，
煩渴得要命，誰會顧仙液與毒汁？
那怕聽一聲毛髮直立的鴟鳥叫，
反比老在沉默的夜中彳亍好。
是人都有一片歡喜恐惶的怪心：
軟絨毯上的舞伴，破屋中的病人，
天可憐，還能從世間偷得一口氣，
他要從未來的銀光中捉回記憶。
記憶從來找不到那是她的邊緣，

得一段生之迷絲可牢牢地牽絆？
是嬌媚眼角流落的珍珠，是赤蛇
舌尖吐出的毒火沒有甚麼分差！
忘不了渾凝在現實中眞的苦樂，
牽絲的一端會燃起期望的烈火！

期待，牠不會在虛空中騙過人生，
牠能用魔法引動生之力的競爭！
期待卽是苦果與中傷的好翅膀，

牠可是給你點相思塡飽了飢腸！

詩人

不止請你謳歌天上的樂園，
行道中也須時時看到自己的邁步，
一段尋思，一片風光，一齣人生的活劇，
你要扮演可試試踏下去的脚力。

詩人，先不必把彩繪的顏色想着迷人，
夢想的翻騰，我與人的認識，迷了自己。

不自知中唱一段激動宇宙的高歌，
歌聲壓住了人間的喝彩與煩惡。

熱光在暗海上躍動，泛湧着生之潮汐，
有層層波瀾表象着天海咽泣。
泛一隻靈魂冒險的孤舟，
向青冥浩渺處吐一口眞誠的太息。

詩人，聽蘆荻間的秋聲，鳥啼在深谷寒枝，

如今多少人失掉了古老的幽趣。
聽，是一陣海上旋風吹打着大樂的繁音，
夜夜爭奏，在昏朦中急催着朝曦！

玩傀儡戲者

追逐着太陽的射綫，到那裏去？
到那裏去？一肩上抬起生活的擔仗。
淒淒風雪中古老的村莊，
蒼涼，窮忙，有人煙的集場。
來啊，鎖吶吹出引誘的聲響，
告訴出這是明明玩弄人生的劇場。

有驕橫，妬忌，凶殺，男女的狡猾與端莊。
有強梁的威嚇，幽默的獨語，無可奈何的低唱。
有光明，黑暗，暴風雨的震驚，
爭鬪，喧叫，——全人類的種種扮像。
一聲鑼響，一口的唱白，一隻手的擺動，
來呀！咱這裏是出賣靈魂的地方。

得意的批評與過度的責備，
劇台拆了，便有的是嘲笑與歎息；

人人都忘記自己還在土地上扮戲。
每個人的靈魂何嘗為自己享有，
被甚麼顛動，擺弄，悲苦與欣喜。
然而在『巨靈』的掌中跳踉，狂肆，
一聲鑼響，低頭時只留下自悔的心悸！
不錯，誰肯把生活的賬目認作虛空，
偏要從難解的謎面找到謎底！
世間曾不少擺動，裝扮的人情味，
一池發酵的萍根，一羣失穴的蟲蟻；

一台提綫的傀儡，正象徵着觀劇者愚蠢的自己！

流浪者兜起想不清的悲哀，向歸雲，
奔走到天涯，——天涯，場屋，園舍到處爲家。
一天的疲勞，夢中不會發一聲嘆嗟！
強笑，裝唱，在每個人的面前休誇，
小傀儡的舞動是這苦旅人生命的萌芽。
朝光中，黃昏後，藏在暗裏忍聽着喧嘩，
把焦躁，催促，笑語，批評，都讓與布圍外罷，

只一層隔幔便挑動他們的心靈作耍！
在人人的心尖上，開一朵光亮與陰鬱的花。
歸去，冷冷的黑夜，經過疏林曠野，
聽一聲鵂鶹惡叫担伩攲斜，
似是小木人兒在箱中也覺着恐怕！

多少年，鄉村流落傴僂了壯年的身影，
任歲月飛流去，沒會踏上大城的行徑。
大城中有數不清的新巧的玩意，

然而他不願在那些奸猾的人前顯出伶仃。
戰爭，燒，殺，愁苦，逃遁，無復已往的興盛，
打起場子，在這海岸邊，怎能打動大家的歡情。
鄉村，處處是密佈着慘淡的雲霧，
外來人——不容許你賣藝者的自由留停！
向何處去？脚力不容易奔走遙遙的旅程。
布幔破了，木人兒的衣裳殘缺，連
發光的木担，肩頭上也叫出悲苦的歎聲。
向何處去？聽海濤在落葉下驚鳴。

峭寒

峭寒輕斂起層層的鱗皺，
朔風把又一度的黃昏投入波心。
煙靄是一張紗幕輕籠着沙浮山瘦，
冷淡與荒枯——冬晚的畫紋。
到這裏怎能找得到生之爭鬬？
潛藏於默息裏的生機，
正等待明日的晨光鋳漏。

無聲的大海，她胸中埋伏着洶湧的波瀾。
黎明緊接在冷靜的深夜後，
又一天，誰知道不是又一天的氣候轉變。

獨木舟

獨木舟的兩頭蹺尖，衝破了浪花漩。
伸一隻黑手向毒熱的天，——天光在船舷邊打轉，
投兩顆銳利的眼，把深藍色暗淵射穿。
他的心高懸在銀光的一綫。

獨木舟，沸熱的湯，張嘴的巨魚，巧妙的雙手，
自由的生活抛到身後？

等待着白人，黃人，還有印度人的嬉逗，
他的心高懸在銀光的飛溜。

情願到森林，湖沼中過陳舊的日子，
是一樣到處都是窒息的呼吸。
白種人的足迹踏遍了多少地方，
刀火下不容這些弱者的猖狂。

『做一個碼頭上的自由奴，——算得過分？

誰教是黑顏色的醜惡，天生的愚蠢！」

不見阿拉伯的傭工，印度的苦力，
他們還仰慕這些投水人的安適。
綠羽丹嘴鳥的歌聲，金色斜陽返照，
大海中翻滾着驚濤，環繞着是點點的孤島。
自然美只可供給詩人的話料，
還有，——投水舟子的技術輕妙！

輕妙，一個紅腮上的笑渦能擲下一件恩惠，

側立的男子從口袋中學會愛媚。
淺淺的笑渦還沒來及從水面收起，
黑炭身體又來了一次淴浴。

旅夢

誰能從長行中的旅夢脫逃？
睜開眼睛看這虛僞的醜惡，
紛亂，火灼的生之路上，逍遙？
你能嗎？你儘可找密密的臉巾遮住，——
那現實的銳目不容情地在周圍冷笑。
疲倦，煩苦，血泊中的乞求，淚，烈酒，
麵包，柔唇上的血滴，勃朗寧，繩絞！

毛髮在谷底直竪，慘夜的梟鳥。
口噤嗎？你的血冷縮在血管裏，你，
巴不得那個黑角落裏有一聲『叫曉』！

荒野中，陰風吹動僵屍的舞蹈，
燐火團成青光，失了影子的昏月，
罩映着幽靈在叢莽中尖嘯。
城市：淫猥，傾軋，滿街上灑遍毒汁，
只要你忍心踏上一步，准你喜躍；

准你遺忘了掙扎中生之苦惱！

滴一杯人血你可痛飲無憂，

一朵惡花准在你胸前發笑，

莫管天上有千萬枝冷箭挾着冰雹，

這裏會不信會有暴風雨的警告！

旅夢不是一泓濁水中開的『空花』！

惡菌深藏在水底下，培養着清白

的萌芽。一天，水上有澄淸的波紋，

夢的花，新染上一層水面的綺霞。

雖然無盡的夢永遠把人間顛倒，
一隻蟲蟻牠也歡喜永久的晴明！
小心！煩厭會咬住行客們的心頭，
叫曉時失掉了你的旅夢的新生！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印度洋舟中。

他也有他自己的國土

三月的晴光輕籠住印度洋的風暴，
浸碧的晃漾的明濤向遊人逗一層媚笑。
孟買灣外一綫朝陽從水上升起，
是啊，掠過媚笑的臉龐閃露出古國的光耀！

那末無力的波浪吞吐着海畔尖石，
戰爭，苦鬪，血跡，石岸上疲倦了的世紀！

就是一撮的柔沙也疲倦得風吹不起，
自由的爭奪，留與天空中飛鷗的歎息。

菩提樹仍然茂生着弛的柔枝；
菩提樹下隱臥着赤銅色裸露的肢體；
菩提樹前不少伸手乞討的孩子；
還有那些哲人的屍骨深埋在菩提樹底？

「四條大水從各方匯流入聖河的恆河」。

普度的衆生在宏大的敎化下沒有偏頗。
豐盛，憂傷，貪，瞋，都是自己的毀滅。
藉重悲與慧雙重的能力，人間導修正果！—

他們——往古的哲人在聖樹下解脫，
歷史的翻騰把血痕洒遍了聖樹的枝葉。
如今有疲勞飢餓的男，婦，兒童，
在樹前忍受着他人的毀滅！

古城中有詭麗，層疊的『窣堵波』，
相映着征服者的崇樓，傑閣。
塗染了新油漆的歐風寺壁，
是虛僞與奇異的『東西調和』。

黃的，紫的，淡綠色的披巾——大道上飄拂；
大道旁呻吟着裸奴的病體。
忽吹來一陣尖銳的警笛，……
纏巾大漢控馬在熱道中馳逐。

希求地數說着引誘的言詞，
布袋中，飢餓毒蛇吐出舌上雙岐。
弄一套流浪人的魔術——
遊客啊，你應分知道在這裏是古天竺的聖地！
聖地，向來是血泊的匯流處：
白匈奴的掠奪，Sakas的侵入，
最後是日出入國的商息，兵力，大艦的威逼。

聖地的土塊上漬浸着滌不去的血污。

雖然是從苦行中戰退了種種的魔軍；
雖然能有大勇猛的心願把苦根截斷；
雖然要從正覺中解脫了『四諦』的業因，
可奈那歷史的輪迴，幻夢碾碎成塵！

聖地——在這裏有香花珠寶的歡喜與安樂，
聖地，——這裏會有古昔的乞禱，辯理，與信託的顯秘。

那些哲人們參透了餓鬼，畜生與永苦的地獄，
他們把人間看做一個煩惱汚穢的集體。

現實的鉄輪無情地壓碎了往古的想像，
名論，修行，希望，都消滅在恥辱的身旁！
高原人的戰鼓反激出世紀的回響，
恆河中有數不盡的血屍漂蕩。

眞啊，無量刼淘不盡他們『教門』空想：

朝旭初升，石岸上的跪伏，祈禱，
古寺中尙燃着晝夜不息的油燈，
那燈光象徵着冥漠中光明的微望。

西來巨艑奪去了這些褐色人民的收穫，
辛勤，叱辱，苦痛，——機械與鐵手的拏攫。
抽割盡城市與鄉野的血肉，
還與你們一個偉大古老的空殼！

磨快了你們的刀鋒，還擱在你們的頸項，
別再提過去，言詮的榮華，——一切『法藏』！
顛倒衆生有鉄與血的權威，——
風雨早打滅了聖地的靈光。

憐憫與同情也許結成果實在千百年後？
不貪，不瞋，還不是現代人能有的感受。
誰能把形體上的苦難全打點做精神解脫，
不見麼？——那些皮鞭下的奴隸，瞪目，低首！

機輪飛馳過肥沃的原野。
電光在昔日的山谷中閃爍。
烟囪矗立替代了華麗的浮屠，
起重機的喧音與晨夕的鐘聲答和。

現代的花要結成血和力的巨果，
牠的養料，却不需淸靜默思，悠閑與淡泊。
熱風中生長着豔色多刺的玫瑰，

那裏能找到『常樂我淨』的蓮花朵朵。

祝福吧？向何處再找回龍象般的偉力；

獅子的吼聲，光明普照，——惡業的驅除？

否，——高空中盤旋着待吃人肉的飢烏，

眼瞧着祭台上有屍體的暴露。

然而，那麼無力的波浪吞吐着海畔的尖石，

自由的爭奪呀！——疲倦了的世紀！

空引起一個遠方遊客弔古的熱情，
向東方，……回首淒涼，『他也有他自己的國土』！

一九三四，二月，遊孟買後。

水城

（紀威尼市之遊）

南國春陽耀退了清寒料峭，——在清晨，
籠一層淡靄凝結成一個幻夢的縹緲。
圓甕形，方塔形，尖針形，——水面的房頂
有意裝點着外面的莊嚴與平和的默笑。

劃一道軟痕綠波緩擁上古老的牆根——圓，小，
邊一片青苔，黝黑基石在圓波中輕輕聳跳。

剛都拉（一）長頸前伸着，是柔泛的飄逸，
一聲豪唱，舟子的喉嚨驚起樓頭棲鳥。

『啊！啊！我們的海程完了；我們的海程完了。
啊！啊！幻像中的水城終到；幻像中的水城終到。』
轉出碼頭往夾波的陋巷中搖，往陋巷的水上輕搖。
『聽呀！拍拍響聲，背後有人點着長篙——長篙。
『那裏來都市的嘈音，或是他們不慣起早。

那裏有汽油的焦味與看得見車馬的奔躍(二)？
那裏是高囱口噴發出燒化的濃霧？
只有臨水窗上的晨歌，只有橋頭的人影俯照。

「太陽不會變了面目，這金光在水底分外明耀。
人間不會把現代倒轉，是眞的還有這古老的情調！
朋友，你喜歡麼？我們是從東方古國中來的遊人，
今天又怎麼喝了陳酒，投入這古詩意的懷抱？」

繁星似的黑點，晴光中上下來回。
絳紅色方體的矗立——華表象巨人的武威。
方場上躍動着古老的精靈，他們的迷勁：
雕鏤的耗費，色彩的醉，線與形的交揮，
揭露出沈迷的祕密，有的是敬崇的血淚。
一隻鴿子彷彿是標價的靈魂——餵養，愛惠。
一線運河上的陽光也似向人間滌罪。
『來瞧！這全教堂(三)的合體閃閃地耀着金暉，
那塊小石，那條色線不是炫弄着聖馬克的靈輝。

還有那五圓頂下有多少東方的奇珍點綴。
是留念那些長征的英雄，保護十字軍徽(四)？——
刀劍與信仰，這教條鎔鑄成世界的興廢。
藝術——是雄偉的藝術，血痕塗上美的顏色。
還有雕像在古爵府的入口，不能永保沈默，
畫室中當年埋藏着不幸的寃鬼。
聖馬克獨立天堂可曾允許他們懺悔？
紅法衣，白燭光，有僧侶們的朝夕誦美，
地下血獄(五)，聖徒的居隣！許容易導入天國？

古老，奢靡，殘暴，雄奇，是名所的一串浮標，
古怪的偶像永遠被暴君塗上彩繪。

河上的夜睛閉了，任憑清波埋葬了流光，
聖母堂前，石欄邊低低地有一聲幽唱。
或許是古藝人的靈魂感到春夜凄凉？
否，這水城中的少女的夜深時約候情郎。
星星從暗中的高柱上對飛獅低吻(六)，
廣場上，電燈斜映着獅身威揚。

玲瓏，雄秀，如夢的樓台都一例穿了玄裳。
一隻，兩隻，——遊艇掠過了睡河中央。
古典夜風吹送着老詩人往日的歎息，
它漾在穩穩的波心失去了青春氣力。
說：「威尼市是「無限好的夕陽」；
更合於黃昏後沈靜的幽麗。
水一樣的平，古物似的斑駁，
這裏沒有哭喊，沒有呻吟，恚怒。
心上回復着是沈吟的温煦：

一杯黑咖啡；一溜豔黑的明眸；
一雙在色彩中洗淨過的枯手，
一船載滿了你與我的遙思！

穿行在彎環的水街，
街燈已蒙翳着霧埃。
水底星眼迷瞪着倦意，
不再凝望藝術的靈骸。
我們能沒有弔古的情懷？

誰不曾引起人生的長哀？
近東，地中海灌溉的名城，
當年艨艟遠征去的站台。
有綠波，柔情，雄歌，與妙手，
夠多少詩人夢裏徘徊。
這百零八小島上的古藝的精靈，
軟流中他們都向那些暗影伏拜。
鐘塔上毛爾族的巨人鐵軀永在（七）。
亞當與夏娃是人間終古的調諧（八），

你們眞在懺悔原始的罪惡？
你們鉄打的筋骨也感到疲壞？
可是——血與肉在藝術的花架下
曾經滋生過文化的胚胎，也許
古文化有時得停止動態。
而今把生發搏躍讓予了
另一世界。』

飄一陣細雨滴入我蒼涼的心胸，

茫茫霧，纖綃般拖住水上的夢城。
回棹去，穿過古宮堂的夜影，
金尖頂上彷彿閃過了一顆寒星。

過去的榮華到底還留下一聲歎息，
夜風中，崢嶸建築還有他們的傲視。
我們不能輕蔑這古國的雄姿，
她的脈搏在大運河上時時迸力。

奔馬，飛獅，一樣是威尼市的表徵，
她所有的不止是水國上的柔情。
歌與笑，沈靜與狂暴，還有藝術的飛躍，
他們還能自由呼吸着浪浪的海風。

回棹去，向東方遙望着從來的故國，
這裏會有人早做東方西方的來回。
如今，東方啊正燃燒着火災的狂醉，
我們——春夜遊人愧對這古城的靜美！

註：

（一）剛都拉乃威尼市的小艇，來源甚古。

（二）威尼市全城皆水道，無一汽車。

（三）威尼市人呼聖馬克禮拜堂之名。

（四）威尼市加入十字軍東征，以其海軍的助力打敗土耳其人。

（五）著名的公爵府中有當年公爵的監獄，往遊時導者述說頗詳。

（六）聖馬克前的小方場上一對圓柱，有一個上面雕刻着飛獅。

（七）鐘塔建於一四九六年：最上層有鑄成的兩個毛爾族

的巨人用鏈打鐘。

（八）公爵府的廊上有亞當與夏娃的銅像分立左右，形態生動，乃勒曹（A.Rizzo,）的傑作。

街心的舞蹈

（一）

迴旋：疾風的翻轉，輕雲的流連。
花裙下飛不起一撮塵土，
流浪生命再來一回旋律。
生命的旋律攙合着平原，密林中的
荒凉，雄壯。
大河吞沒了落日，幕上的青烟。

（二）

這裏：道中騰漲着瀝青的油污，汽輪壓窒了氣息，
掙扎中誰會記起故國的榮華！
暗夜，星光反映着火把上一團青花。
小山上不眠的牧羊人吹起銅笳——
淒咽，
幽沉。
當前只有紅怪車的蠕動，大城中的霧雨。

（三）

獻與自然，喜悅在舞躍中傾瀉，
清晰的影：火光，山林，原野。
於今學步在昏黃的十字街頭，
一個辨士，從人人臉上贏得出笑，喝！

（四）

生活永遠是一個風暴中的浮漚，
誰能在升沉中拴得住時間的鐵手？
朋友，你不要信命運能黏合住你的身世，
鐵手却不會掏空了你的氣力。

（五）

你要問問古國中的山嶺與峽谷；
你要問問大野星光，蘆葦，叫響的樹。
沒曾在曠放中把記憶丟失，——
天涯去，永遠有流浪中的歡喜。

（六）

吉卜西，流浪羣，旋風似地身姿，
一根花羽，一把短劍，揮搖着過去的詩意。
來，再加一套潑剌有力的轉舞。你想：

（抖一身藝人的驕傲，會看輕冷眼下的顫慄！）

一九三四，十一月，倫敦。

雪萊墓上

東風吹逗着柔草的紅心，
西風咽沒了夜鶯的尖唱。
春與秋催送去多少時光，
他忘不了清波與銀輝的盪漾。

牆外，金字塔尖頂掛住斜陽(一)。
牆裏，長春藤蔓枝靜靜地生長。

一片飛花懶懶吻着輕蝶的垂翅，
花粉，蘸幾點青痕霉化在石碑的苔旁。

安排一個熱情詩人的幻境：遠寺鐘聲；
小窗下少女織夢；綠蕪上玫瑰嬌紅；
野外杉松低吹着凄清的笙簧；
黃昏後密葉間篩落的月影曳動輕輕。

『心中心』，(二)安眠後當不會，感到落漠。

一位叛逆的少年他早等待在那個角落(三)。
左面有老朋友永久的居室，
在生命中那個心與我們詩人的合成一顆(四)。

『對於他沒曾有一點點的損傷，
忍受着大海的變化，從此更豐饒，奇異。』(五)
墓石上永留的詩句耐人尋思，
墓石下的幽魂也應分有一聲合意的歎息？

詩的熱情燃燒着人間的一切。
教義的鉄箍，自由的索練，
慾的假面，黑暗中的魔法，
是少年人都應分放在健步下踏踐。

他們聽見了你的名字（自由）的光榮地歡榮。
正在清晨新生的明輝上
超出了地面的羣山，
從一個個的峯尖跳過（六）。

『不爲將來恐怖，也不爲過去悲苦。』

長笑着有『當前』的掙扎。

拏得住時間中變化的光華，

燦爛中撒一把金彩的飛雨。

美麗，莊嚴，強力，這裏有活躍的人生。

一串明珠找不出缺陷，汚點，

窟洞中也能照穿黑暗，

人生——逃出窟洞，纔可見一天的晴明。

愛與智慧，雙雙躡逐着詩人的身影，

掙脫了生活枷鎖；熱望着過去光榮。

是思想爭鬬的前鋒，曾不回頭

把為熱血洗過的標鎗投在沙中。

「水在飛流，冰雹擲擊，

電光閃耀，雪浪跳舞——

離開吧！

旋風怒吼，雷聲號號，

森林搖動，寺鐘響起——

離開而來吧！』（六）

『去吧；離開了你，我的祖國！

那裏，到處是吃人者奏着凱歌，

我們一時撕不開僞善的網羅，

過海去，任憑着生命的飄泊。

『南方——碧瀲灩遠通的海波，曾經因戰鬥血染過的山，河。古城裏陽光溫麗，——陽光下開放着爭自由的芬芳花蕚。』

生命，他明白那終是一片彫落的秋葉，可要在秋風舞蹈中，眩耀着

春之鮮麗，夏之綠縟，——不滅的光潔，
纔能寫出生命永恆的詩節。

司排資亞的水面，一夜中
被悲劇的尾聲換掉了顏色（七）。
漩浪依然爲自由前進，
碧花泡沫激起了一個美髮的詩身。

去吧！

生命旋律與雄壯的海樂合拍。

去吧！

是那裏的晨鐘遠引着自由的靈魂，依歸？

抱一顆沸騰心，還讓牠埋在故國，

大海，明月，永伴着那一點沸騰的光輝。

我默立在臥碑前一陣悵惘！

看四方一攢樹頂拖上一捲蒼茫。

沒帶來一首輓歌，一束花朵，
爭自由的精神，永耀着——金色中一團霞光。
牆外，金字塔尖頂掛住斜陽，
牆裏，長春藤靜靜地生長。
守墳園的少女，草徑上嚶嚶低唱，
『這是沒了心的詩人化骨的荒塲。』

一九三四年春在羅馬。

（一）距雪萊埋骨的墳園不遠，有一磚砌的金字塔式的建築物，乃紀元前羅馬將軍賽司提亞司(Cestius)的大墳。

（二）雪萊墓石上第一行字的刻字。

（三）英詩人克茨亦埋於此墳園中，他比雪萊早死一年。

（四）雪萊墓左側是雪萊的友人屈耐勞(E.J. Trelawny)的墓，他在一八八一年死於英國。他的墓石上刻着——不要讓他們的骨頭分開，因爲在生命中他們的兩顆心合而爲一的話。

（五）雪萊墓上刻着莎士比亞戲劇風暴中的成語。

（六）略取雪萊詩集中的語意。

（七）雪萊於一八二二年溺死於司排資亞(Sepzia)。

九月風

——在波蘭原野的黎明中——

九月風，吹醒旅客的熱夢，
早窗外還沒有撲起大野飛沙。
清清小驛，——
燈三兩點，映耀着黎明的光華。
矗立於曉色朦朧中是木教堂尖頂，

一下晨鐘，——
悠揚的沉響隨和着鐵輪鎝鏜。

飄一根孤蓬劃破魚肚色的空間，
向晨星旋轉去問陌上秋家。

太飄零麼？——
大道旁沈默不動的有孤傲的白樺。
是遠，是近，一帶長林捲起一層淡霧
霧中人影，——

晃動刺刀的微光，向上去迎着朝霞。

這古國不是重生了麼！

大戰前是異族刀鋒下的食瓜。
獄囚，生活的鎖枷，逃亡與密謀，
為反抗，他們不會辜負了『江山如畫』！

這古國不是重生了麼！
歷史上再沒有波蘭亡國的舊話。

血與力澆遍了田園，森林，到處揮發，
他們在顛播中找到了復明的燈塔。

這古國不是重生了麼！
詩人們不再在流浪中回念秋原的家，
更不須提防着鐵騎巡行，
他們能高唱『爭自由的波浪』變作飛花。

這古國不是重生了麼！

北方的鷹斂翼在高峯上自築堅巢，
南方巨蛇還沒把餓腸充飽。
這時候她可在蘇醒中等候黎明來到！

銅號纔叫起悲壯的協音，
天明了，號音飛度過秋郊，楊林。
露點沾濕了牛乳女郎的花巾，
鎗尖旁彎下一個剛健柔和的腰身。

是啊，這是鐵軌旁嚴重的邊關，
他們的鎗尖上都指明民族的猜嫌。
有一天血的浪潮重行翻起，
牛乳女郎的足下堆骨如山！

是興亡會沒丟開那一套的連環，
解得開這永久的環扣纔是人間！
是人間，誰不盼望和平與繁榮？
歐羅巴大野可早已佈滿了未來的硝烟。

可是徒然感歎怎能擋得住刀尖飛彈？
為民族的自由不必問哲理幽玄。
當前，當前，誰能咽得了為奴的悶氣！
……看當前！那裏是我們的江山！

西方，多少瘋狂了的國家為勢力紅眼。
我們呢？早已是前身的波蘭！
故國啊，那裏沒被敵人的鐵騎蹴踐？

……那裏沒埋了碧血成灣？

九月風，早已搖起了黃海的飛瀾；
九月風，透過旅車的明窗
在北歐邊塞上吹透我們的衣單；
九月風，盼望你吹動故國人每個的
靈魂驚顫！我們記得啊，——
我們的地方已成了前身的波蘭！

一九三四年秋波蘭車中記稿，一九三六年七月重寫（

你的黑手

土塊，——生力從地下迸發，
一絲的春風催動了新芽。
那一天會辜負了辛苦的掙扎？
你的黑手，土堆中要培出『空花』。

昨夜來一場暴雨，
土塊把生機黏住，

新芽向地底下逃生，
你的黑手，在土堆中拏一把空虛。

『要細雨，甘雨，與平和的雨呀！
過度催迫，性急生不出「結力」。
在這裏，調順着風雨終有希冀，
這一回，你的黑手能去換回「天機」？』

狂暴的恩惠會引起善人的詛咒，

只有春風餬不了一天的餓口。

這世界，反常的事不大希奇，

再一回，你的黑手，可能握住風雨的節奏？

一九三五，五月。

星空下

狂飈在海抱裏調匀了呼吸，
幾個知了，密葉中間狂叫着鼓翼。
沒有一星火，一點動，一陣風雨的先機，
高噪着繁音，徒勞暑夜的歡喜！

從那裏來？一線流星向遠空閃去，
耀光滅了，只餘下散立的羣星互相呆視。

是呀，給予的和平，沈靜，瀰漫在中夏夜裏，
悶熱如冶鑪中，覺不出一絲涼氣。

不錯：這裏有繁生的交枝，溢漲的清池，
還有，暗空中點點星光反映淪漪。
但是夜深了，還沒見黎明的眩光，
黎明來，不會風雨掩沒了晨曦？

莫再說時間之『運命』的馳逐。

在這古老地方，迷夢中織着黑絲，——
那一夜？夢裏黑絲變成一個無邊的絡網，
網住羣星從空中撒一陣光明雨。

一九三五年，中夏。

誰能相信是快到了垂暮的時光

誰能相信是快到了垂暮的時光？
煩躁，酷熱；還有鳴高的『知了』
曳着輕鬆的殘聲，低吟，緩唱。
塵土，垃圾汚濁了一片清漪，
詩人們說這是『天光雲影』的池塘。
抖一身濕汗，笨牛在疲倦中臥倒，
直瞪着火彈的夕陽，肋骨裏喘脹。

連根焦乾着，陌頭小草失去了綠潤，
黃昏後還不敢望盼暑夜的天漿。

倦弱，鬆弛，人人都喪失了氣力。
平靜中，病菌到處散佈。
飲一盞狂藥還支持痛苦，
臨危時的掙扎，——和平呀安息！
不如分一口長眠水死也含了笑意，
或是焦躁的中夜突然窒閉呼吸。

他們認爲是天命神奇，
自然不怨一聲天與不盡的人力！
不是？生命的焦苦在天秤上
稱一下分量，比較着刹那的死趣！

就是夕陽也沒會有無限好意，
這古原上快展開黑暗的大翼。
遮住田野，森林，與毀滅的人家，
但憑下墜的惡魔馳逐，搏，噬。

那時：星星閉了眼，銀河再沒有水滴，
火災摧燒着乾枯的土地。
也許血光會代替了明燭，
古原上閃耀着——屍骸暴露。
那時，惡魔獰露出尖齒，
『該死的，不爭氣的古老生物！』
還餘下病菌，刀，火，沒害死的嬰孩，
屍堆血泊中沒把生力長埋；

也沒曾經過天秤上的稱量，
疲倦，煩苦，沒在他身上長了根荄。
恐怖，憂傷把前一代的人安穩送葬，
生活的畏縮與忐忑，計算着輕微的樂，哀。
那時：災害能饒恕了他們的美德，
惡魔笑他們在生之秤上自己的毀壞。
像一粒乾裂土地下的新種，——
羣葬後，還盼望一個生命胚胎。

誰能相信是快到了垂暮的時光？
沒有鷄鳴，沒有風動，
黯淡周圍，平靜湮滅了希望。
被踏平的小草低聲凄歎，
冥色中一聲鴟叫，——慘厲的憂傷。
密雲包裹着毒菌膨漲，
怪異的魔影橫阻住林，野，山岡。
等着！等着！衝過凶夢的此夜茫茫，
還餘下沒害死的嬰孩撫着創傷！

枯草

枯草先收容了春暖，能從根發，
泥包的藕莖，活水中抽出柔葩，
一絲柳最難忘霜秋葉脫的凄涼，
到時候，嫩枝上却展開小眉的逗角。
是弱根經不起雪，霜，——種，芽，凍碎，
縱有一片沃土永不得春風的回向。
只要有一點點『靈根』——生機中潛藏，

力與能，——時季的調節會運行着『弛，張』。

生機在那裏，這人間偏是偷懶的活該，
有日『升谷，沈陵』，還自娛着夢中的世界！
讓他們自然地偶生，自然滅盡，
甚麼心情，引動你無聊的悲歎與發傻的愉快？

命運？——挨過嚴冬，還盼望春陽重來，
一春風雨，生機的縫裏長滿了莓苔。

逗角，柔葩，毫沒餘力向上展發，
等着麼？在隣家的花園中虛眩光彩！

八月十八日。

來客

黑影嵌進了迷瞪着小眼睛的紗窗，
輕輕，——街頭黃昏後的提琴飛響。
一層淡青的薄暈從四周擠到身旁，
絃音淡漠，把薄暈劈成柔絲輕漾。

我來了，這是你自由沈思的時候，
讓我穩穩地壓上你的心頭。

薄暈散開，調和着絃音清幽，
　挑起了藏在你心底上的哀愁。

無盡的哀愁失去了平準，
　安排着與那些枯葉們相仝的命運。
那來客空自有顫慄餘勁，
　他們，——呻吟着幻滅的悲吟！

忽然掃一陣驚秋的風雨，催寒，

把幻想哀愁都碾成輕烟。
這時間只能給你急切地聽看，
黑影去了，誰與你空費纏綿？

一九三五，初秋。

咽下一杯烈酒的毒汁

（一）

清愁，秋湖上澹斂起一片寒烟。
烈酒，是一撮晶鹽向沸油的鍋中投入。
生活本來是生成一的張——輕輕撒下
又緊束着收起的密網，
牠納不下朦朧的寒烟與被化的鹽粒。

（二）

我們抓不住那飄颻的愁絲，
我們也不能用力咽下一杯烈酒的毒汁？
網呀，——我們只是忍心撒下與匆匆收提，
牠向人生張開了無數的密眼，
從那裏吞吸了悲思，吐露了歡喜！

（三）

淡了寒烟，化了鹽粒，
那漠漠的呢？那亮晶晶的呢？
只不過一口鹹水咬住網絲。

眞麼？人人在尋求幸福的敎義，

在那裏是『快活，激動，末後加上忘記？』（一）

（四）

三幕的喜劇說人間時時塗變了顏色，

是 Epicurean ？還是 Stoic ？（二）到頭都不過在增強遺忘的否定藝

術。

『佚我以生，勞我以死』（三），佚與勞中間，有一條修長的夢之路，

誰能飛過滅沒了行迹？

（五）

為在這條夢之路上把足迹深深印入，
雖然是玩一套否定藝術，也要有相當氣力。
投身在鹹海的網中，誰會管烟寒味苦。
我們抓不住那飄颺的愁絲，
我們也不能用力咽下一杯烈酒的毒汁！

（一）英人（C.Pouys）所著幸福的藝術中之主張，在此引用另作解釋。

（二）快樂派的與克己派的。

（三）見莊子。

融冰

野塘水底早將柔力收容了春陽，
一片冰鏡，裂紋中似迸出春花蓴樣。
漸漸的散了，漸漸的淡了，
脫卸風雪的枷鎖，
融冰，牠第一個想把溫柔的春訊盡力傳揚。

是土地上的生物重醒的時候；

節令不會濫用牠的大手，
扇一把春風把寒威逐走，——
來呀，在未來，我們有同歡的舞蹈；
萌芽的歌頌；狂醉中忘我的曲奏。

在未來，柔綠波痕可釀成春酒；
在未來，波上輕烟可裁成『愛人』衣袖；
在未來，水面飛花有文章的『幽趣』；
在未來，一泓清流，糢糊了，

過來時怎樣會凝結成力量與苦寒搏鬬！

是一個人生誰不會作春醒的扮演？
又誰願甘心常戴着呵寒的假面。
未來，未來，我們要追逐着再一度的青年，
那心情燃燒着，再吻一回春波的柔顏。

青年，柔顏，難忘的是這片冰鏡的化迹，
牠不會對時季溫，涼，與美，醜做過偏護。

試試融成春波前的冬流的分量，
這片冰鏡最能探出每個人的脚步。

希望在冰鏡上遙投着幻影，
幻影，——在未來醞釀新的生命。
沒有過去堅凝的合力，
野外寒塘留露珠般的水滴。不
為預備未來的歌頌與狂歡，

對冰鏡，你要再一度照照你的顏面。
不須儘作綠波輕煙的佳夢，
當前還有凜冽變化的春寒。

重復一個嚴冬把冰紋收起，
讓春醒待到炎炎的夏日。

歌頌，狂歡，悶在胸頭罷何須性急，
我們情願在冰鏡上多戰兢些日子！

一九三六，二月。

失了影的鏡子（散文詩）

一個迷霧瀰漫的清晨，他起來照着鏡子。

照照看，一個無所有的虛空，在其中失去了他自己的影子。他自然是十分驚奇！試驗着把鏡子映在室內室外的一切東西上，那些反影都清晰地照出來。

再把自己的面容對準那個圓鏡，仍然，甚麼東西也沒有。

他跳起來了，茫然地凝想：『據說人沒了影子是把魂在甚麼地方丟掉了，怪！自己爲甚麼丟掉了靈魂？而且是在甚麼時候與甚麼地方

丟去的呢？怎麼開首去加意尋找？否則……』

於是窗外每早上豔開的花與爭着叫的雀兒，他在這個時候中看不清，也聽不到。漸漸有些眩的星在眼前跳舞，耳朵中一陣亂響，他搖搖頭，頹然地坐下！『失掉了靈魂，自然快生重病啊！』

有人敲門。

卽時一個披了白髮，傴僂着身體的老人走進來，他彷彿認得那是他曾經看不起與訕笑過的老人的一個，於是他悚然了！覺得這預知的『老妖巫』定是曉得了自己的秘密，來乘時報復的。一口冷氣在胸前停住，可是右手中的鏡子還沒捨得放下。

老人在他的身旁慘淡地微笑，絕沒有報復的樣子，並且歎口氣，說：『你知道麼？你的影子走失了，牠早已跑到我那個模糊的有裂紋的老鏡子中了。不要以為我願意，——一個老鏡子中忽然添上另一個的人影，這對於我是一種煩擾與損失。以前的事無庸留在記憶中了；你知道老年人最怕的是回想。……但，現在請你設法把你的影子取回來，至少，這樣我可獲得我的安慰與平靜！去罷，你這個恍惚的人，到我那裏去把影子取回，否則我要把那個老鏡子摔碎。我不需要影子了，可是你的呢？從此可再找不到了。

仍然慘淡地笑着向外走去，白髮在窗外閃着銀光。

他把鏡子無力地放在顫顫的膝蓋上，心幾乎沒從口裏迸出來。

又一次的敲門聲。

他重復怕起來！想，如果是老人再回來，馬上便須隨他同走，取回在那個老鏡子中的自己的影子。

但這次進來的却是一個短髮的童子，迅疾的跳步鑽到屋裏來，活潑與新鮮的姿態與他相對。

『聽說你把影子丟了，你要向那裏去找呢？我有一個鏡子，向來沒見過自己的影子的，可愛的鏡！我不顧慮我需要一個任何樣影子的。那是潔淨的一個明鏡，無論你要不要你的舊影，但你可以用牠，

一定照得出你以爲新奇的事；也許，你用牠可以找到你往日的影。這是一件需要試驗的事啊！你知道，你可以到我那裏取了來。』

『似乎是共同的詭計吧？』他想，然而那童子立時跳躍着跑走了。

他的身子還沒等得站立起來，一陣抖顫，連他自己所有的空鏡子也掉在地上摔成碎片。

一九三五年，中夏。

夜行（散文詩）

夜間，正是蕭森荒冷的深秋之夜，羣行於野，沒有燈；沒有人家小窗中的明光；沒有河面上的漁火；甚至連黑沉沉地雲幕中也閃不出一道兩道的電光。

黑暗如一片軟絨展鋪在脚下面，踏去是那麼茸茸然空若無物，及至撫摸時也是一把的空虛。不但沒有柔軟的觸感，連膨脹在手掌中的微力也試不到。

黑暗如同一隻在峭峯上蹲踞的大鷹的翅子，用力往下垂壓。遮蓋

住小草的舞姿，石頭的眼睛，懸在空間，伸張着牠的怒勁。在翅子上面，藏在昏冥中的鋼嘴預備着吞蝕生物；翅子下，有兩隻利爪等待攫拏。那蓋住一切的大翅，彷彿正在從容中煽動這黑暗的來臨。

黑暗如同一隻感染了鼠疫的老鼠，靜靜地，大方地，躺在霉溼的土地上。周身一點點的力量沒了。牠的精靈，牠的乖巧，牠的狡猾，都完全葬在毒疫的細菌中間。和厚得那麼毫無氣息，皮毛是滑得連一滴露水也沾濡不上，牠安心專候死亡的支配。牠在平安中散佈這黑暗的告白。

羣行於野，這夜中的大野那麼寬廣，——永遠行不到邊際；那麼

平坦，——永遠踏不到一塊犖确的石塊；那麼乾淨——永遠找不到一個蒺莉與棘刺刺破足趾。

行吧！在這大野中，在這黑暗得如一片軟絨，一隻大鷹的翅子，一個待死的老鼠的夜間。

行吧！在這片空間中，連他們的童年中常是追逐着脚步的身影也消失了，沒有明光那裏會有身影呢。

行吧！需要甚麼？——甚麼也不需要；希望甚麼？——甚麼也不希望。昏沈中，靈魂塗上了同一樣的顏色，眼光毫無用處，可也用不到躭心，——於是心也落到無光的血液中了。

也還在慢行中等待天明時的東方晨星麽？誰能回答。不知聯合起來的記憶是否會被踏在黑暗的軟絨之下？

回聲（散文詩）

他爲尋找甚麼是在詩人心中的秘密與光明，走過了許多地方。

繁盛，囂雜的大城，冷靜，幽僻的村落，沒人到的峽谷，不見天日的密林，温暖的田野，峭立的山峯，凡是他用脚踏過的地方，與眼看到的耳聽到的一切東西，他都加意而眞誠地去尋求過。

辛勞纏的索縛住他的身體，憂鬱的網包絡了他的精神，但是詩人心中那兩個偉大的意境呢？他沒會找到。

在各處的旅途上他開始詛咒着詩人；又詛咒着自己受詩人伶俐的

欺騙，受盡苦惱，却又化費去人生本來的很短很短的光陰。

他漸漸失望了！

有一天正當秋初。

疲乏不堪的脚步，在薄暮時，把他拖到一處靠着羣山的沙灘上。

沙灘的下坡展開在眼前的是一片淡墨色而起伏着銀線的温柔海面。她也一樣是在疲乏中躺着休息，經過火灼般盛夏的陽光，經過劇烈的風暴，——薰蒸與顛盪，還有地母的喘哮，雖是有寬廣胸懷的她在這個平靜的黄昏中，如同一個善於競技的少女當用力掙扎後，只能張口伴着輕鬆的呼吸。

山頭像奇偉的巨人，叢樹便是他的垂髮，把有力的拳頭抱在胸前，靜默中低頭注視着這倦臥的少女。要待她的氣力恢復時，醒過來，張開臂膊，緩緩地起立，到時候，巨人與她便有了接吻的機會。

偶然有幾個大的樹葉飄然地從巨人的前額上落下來。微暗中閃出大樹葉背面的白光，投到她的正在起伏的銀線上，那無疑是巨人的熱淚點濕了少女的胸衣，雖然不過是幾滴的輕淚。

我們的辛苦尋求者，脚雖陷在鬆柔的沙中，然而他的心却似乎要躍到雲端。這時他忘記了疲勞，忘記了失望，忘記了對詩人的詛咒與自己的被人欺騙，同時，淚暈翳障了他的目光。

『啊啊！這不是詩人心中的秘密麽？這不是秋之葉傳遞着他們的秘密消息麽？……』

如散珠的星星在空中映映俏麗的眼睛。那輕輕吞蝕着沙岸的柔波發出無數的細響。

『是啊！詩人的秘密在這裏，由秋之葉傳遞着消息。』

『是啊！詩人的秘密，……秋之葉傳遞着消息。……』

那是達到他心中的回聲，他分外的歡喜了！凝望着這秘密的夜幕，兩隻脚更用力在沙中踹下，細的沙粒已遮沒了他的脚面。

但他不覺得。

『偉大啊，偉大的詩人心中的祕密！但這只是祕密，我不是還要等待着見詩人心中的光明麼？……』

他希求着低說，又像頌禱。但又一陣回聲從他的周圍喃喃地叫起來：

『等待，等待！今夜中的風雨，還有無數的閃電。……等待，等待！閃電中他們的接吻。……』

他恍然了，再用力向下踏去，細沙已陷沒了他的膝蓋。

他毫不煩苦地等待着。他說：

『只是找到詩人心中的光明吧！……』

無量數的回聲從每個沙粒中喊出：『等待，等待！只是詩人心中的光明吧！』

『等待，等待！只是詩人心中的光明吧！』

他不自覺地把腰部也陷於沙堆中了，然而他還有有力的雙手在空中舞動，彷彿是在指揮那合於韻律的回聲的節奏。

一切都在暗中了，只餘下海面上的銀線與山頭上下墜的大葉子背面的白光，輕輕地動，輕輕地隱，閃。

星星也輕輕地向他散射着同情的光輝。

每個沙粒輕輕地發出回聲：『等待，等待！只是詩人心中的光明

吧！」

「等待，等待！只是詩人心中的光明吧！」

二十四年，八月。

苔語（散文詩）

經過一夜的密雨，凄涼的秋氣已遍佈在這欲冷的空間。黎明時，牆角上一叢垂敗的秋海棠，獨掬着破臉的泪痕，在蕭瑟中打着寒顫。那粉嬌的色澤，明豔的姿態，與原來是輕弱的身體都在向命運的懷中預備沉沒了。但纖秋的風雨毫不容情，似乎空中的飛葉與被摧打的柔枝尚不足發展牠們的威力；似乎必須把這一叢的秋花揉折淨盡，方能顯示出牠們的無私與正義！

圓尖形軟刺的綠葉下有一團青苔，自從夏天的陰雨連綿以來，牠

們在土地上生長着，低低地，柔柔地，像是本無根蒂的東西，却在厚潤的土上堅固地附着住。秋來，牠們不會感到荒寒；熱天，也顯不出分外的驕傲。沒有姿態，沒有興趣一般地活着，但是獨有色澤却那麼明耀動人，嫩青，深碧，在園子中，在簾痕前面，在陽光的輝煌與皎月的銀流下都能見出牠們的嚴肅沉靜的色澤。——那是色澤，却不是老氣的態度，永遠有着青年之朝氣的色澤，也正因爲是有生發映目的青碧的光輝。

經不起秋海棠在失望中乞求的悲啼，髣髴像沒了靈魂的張惶樣子，青苔在密雨中向上吐一口氣。

『我們來埋葬你的屍體吧！旣然經不起秋力的破壞，何必乞憐呢。』

『呵呵！我將失去了我的美麗的身體，——不，美麗的生命！』秋海棠哭着說。

『可是你有一個美麗的死亡。』青苔淡然地答復。

『求生於美麗中是一切生物的鐵律，死亡是悲劇的結束，誰能情願？』

『你這不達於現在，更不能懸想於未來的美人。你不懂那個古老的故事？那雪色斯終死於水，就因爲他愛照他的影子的關係。不是？

「稀有的，散在的，難於捕捉的」這類玄想纔恰合於你與你的美麗同伴們的生活律！也因爲你們都在這類玄想外衣的裏面求美麗的生存，於是你們講神態了，講姿式了，講更難捉摸的風味。是，我們也知道這其間確有美的存在，不過你們沈醉於理想的創始，而忘却了生存的力，——不是忘記，而是發展的傾入別途。可是既然縱情於多姿的美麗之生存，便不必爲美麗的死亡耽心！』

秋海棠默然不語，在雨絲中震顫得分外利害。

她善於回想，她最苦惱的是往日可珍愛的記憶，她對於命運太悲惘了；其結果自身在悲惘中無望地掙扎着。不久，在秋風雨中漸漸地

俯到青苔上面了。

她聽從青苔的告語麼？但最明白的是她會沈醉於美麗的生活，而不會了解美麗的死亡，然而造就這份命運的是她的自身，因爲她沒有更多的生存的力。

青苔在淸冷中迎着灑落急打的雨點，牠們的色澤愈見光耀。敗葉，飄蓬，正在被冷風吹亂的時間，這些似無根蒂的青苔低低地，柔柔地，却不爲秋力摧動。

牠們沒有搖動的華耀，所以也沒有飄泊的憂慮，正是由於牠們的層集，密附，不是輕薄，不會分散的緣故吧？

一九三五年，十月，在青島。